



救護車，在月球小鎮

家醫科黃信恩

有時搭乘救護車，也是認識小鎮的方式。

小鎮一直是神話的、課本的，它最早出現在一個關於地質的章節裡。那時我知道，小鎮除了光禿的惡地景觀，還有全台密度最高的泥火山。雨溝，泥裂，泥流，V形谷，小鎮擅長以泥裹身，休眠是慣用的語言。

第一次與小鎮擦身而過是民國89年，國道三號通車。車過隧道，窗外綠色突然退去，換上一片焦黃。鋸齒山脊裸露，植被垂危，大地龜裂，寂涼山丘從此綿延。地標寫著：月世界。

這是一座輪廓鮮明，卻記憶模糊的小鎮—田寮。

真正認識它是2010年歲末。我醒在微亮的清晨，背著筆電，騎車劃過大片

平原，五十分鐘車程，來到田寮衛生所，進行為期一個月的社區醫學訓練。每個週三上午十點半，再循台28線到古亭國小，衛教社區老人。

記得第一次，我以「高血脂」為題。一位阿嬤在課堂尾聲舉手發言：「東限制西限制，管他的，我要吃大魚大肉，吃到死。」

我愣住了，過去衛教經驗裡，從沒聽眾如此發言。她的這段話，從字面看來，是放棄與悲觀，但她說得響亮，語氣開闊飛揚，聽起來卻是豁達與樂觀。

老人們總是煮了大鍋湯，會後邀我一同吃。我好奇年紀，問第一位87歲，第二位79歲，第三位81歲……。平均近八十歲的他們，不少人仍在山



裡騎車。78 歲的阿輝伯自豪地向我說，他還要管兩百株香蕉。

這是全台老化第三名的鄉鎮。每四人中，就有一名是 65 歲以上老人。

高速公路似乎沒替田寮帶來什麼，卻把年輕人帶走了。這裡不需便當店，因為沒有外食者。國小廢校，全區沒有 7-11、麵包店、茶水間，只有一間傳統市場，位於崗山頭，兩攤肉販、兩攤魚販、一攤菜販，共五攤。

這裡亦沒有藥房、診所，是一座無醫鄉。五年前，衛生所終於來了一位醫師，是所長亦是主任。此後，每個週一至週四午後，鄰里間開始飄進農村曲：「透早就出門，天色漸漸光」，打開窗，一台救護車正放著廣播，異常緩慢地在鄉間小路彎繞著。

救護車不用來急送，而是一間移動的診所，特稱「巡迴醫療車」。下午一點半，藥師與司機便忙著將病歷、藥箱、

衛材搬進車內，然後加上一位醫師、一位護士，四個人就這樣展開巡迴醫療至今。藥師名阿貴，美濃人，包藥兼掛號；司機名龍哥，岡山人，開車兼找病歷。

南安，大同，田寮，七星，新興。西德，三和，崇德，古亭，鹿埔。

每個村落都有據點，寺廟常是選擇，不然就是鄰長家。沒有看診桌時，便從車內搬出折合桌，樹下攤開，就地看診。

老人們總比約定時間早來，為了一週一次的巡迴醫療車。一種五年來的慣性與安心。他們多數是來追蹤血壓血糖，領取慢性病用藥。

但我以為最迷人的是藥箱。方寸銀亮盒裡，擠上百種藥，像鎖匠的工具箱，備齊心肺、腸胃、代謝、感染等疑難雜症之鑰。



有次來到烏山，因地處田寮邊陲，一個月只巡迴一次。烏山居高臨下，俯瞰月世界沉於腳下，虛浮縹緲，彷彿隱居著仙人，是廣寒宮，萬事微醺半醉，就連遇見的人也是。

一位重聽阿嬤，農事裝扮出現在廟裡。問診過程裡，她思緒始終清楚，當遞來健保卡時，年齡一算，97歲，多麼令人敬畏的數字！穿越抗戰與光復，近一世紀的風風雨雨。歲數也跟著漂浮起來。

那個月裡，我常在救護車上辨識山路蜿蜒，勾勒惡地走向。偶然的時空裡，瞥見住戶門牌寫著「月球路」。好炫的路，光聽路名就讓人感到浮升、神祕，彷彿行走其上，就能飄飄然。

月球小鎮不全然寸草不生。老人遞給我幾顆初熟的蜜棗，笑笑說，他家種的，下個月會更甜。我咬一口，鮮綠裹著嫩白，甘潤清涼，是冬季裡淡淡的滿足。

芒果，番石榴，蜂蜜，火龍果，田寮也有自己恬淡的食材，劃分節氣時令。

再次到田寮是2011年七月。大崗山山腳下，龍眼樹正結實纍纍。這回，我抱出一箱死亡診斷書，分析死因，解構田寮故事。

翻著一張張死診，人生最粗略的大綱，陽光飽滿的土地上，偶爾遇見死因欄寫著自縊。我知道，小鎮仍有悲傷，裹著泥，不願言說。

救護車依舊準時下午出發，儘管今夏酷熱，有時為了一戶偏遠住民，得特地每月延駛，僅為下個月的藥。

「下個月人力不足，無法每週來，只能一個月來一次。」護士向老人解釋著，一條巡迴路線將在八月產生重大變革。



泥火山

老人們有些聽了只是傻笑，或許仍會意不來；有些陷入焦慮，擔心藥物不夠，抱怨著；有些則或許再也不會來拿藥了。

「也許有天，救護車再也不會彎進牛寮了。」一位資歷 27 年的公衛護士在回程路上說。

我懂她的意思。去年曾和她到住家替行動不便者施打疫苗。她說，以前那條巷子，有位阿嬤種小蕃茄，收成後，自己分裝，一人提去土雞城，每袋五十元賣給觀光客。幾年前，阿嬤因病離開，此後，她就不曾踏進那條巷子。

老去的小鎮，熟面孔也逐漸少去，只能留下細瑣的回憶，在公衛護士心中靜靜收藏。

那個蟬聲放肆的盛夏，我結束最後一場衛教。當初說要大魚大肉的阿嬤竟來到台前，說她要活到一百歲，田寮要拚全台老化第一名。

她很風趣，低調、知足地過活著。那是她最貴重的資產。

「透早就出門，天色漸漸光」離開田寮的那日午後，救護車照例放起農村曲，一次又一次，那是淡淡的小鎮故事，或許微不足道，或許輕薄如羽，但我知道那是一種午後的默契，關於巡迴，關於承諾。

—原載於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
《中國時報》